

“绝望中的温暖 毁灭中的希望”

张旭

老杜在极度困窘之时写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诗中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句,老杜当时的动念,大抵有调侃自己读书无用、怀才不遇之意,却也客观道出了读书与写作的传承关系:读破万卷书,写起文章来就像有神助一样。

我少时家贫,大概骨子里遗传了丁点祖辈书香的遗韵,好读书!只是那年头,能读到的书极少,书不能轻易获得,实在是无书可读。

一次和妈妈上街,意外看到小镇邈远的货柜里,摆着几十本“精致”的小人书,我喜出望外,央求妈妈为我买一本,妈妈拗不过,终于花上5分钱(也许是8分钱)为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大概是《铁道游击队》之类的吧。

或许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铁道游击队》就读完了,日日翻着便觉无趣,家里再无可读之书,而镇上杂货店里的小人书却像勾魂似的吸引我。可是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怎样才能得到我朝思暮想的小人书呢?

答案简单而惟一,就是死皮赖脸缠着爸爸妈妈要。

这样以后就多了个心眼,瞅准大人上集的日子,千方百计要跟上,花5分钱吃上一个馒头或者一根冰棍,然后央求爸爸或妈妈用8分钱或更多一点的钱买一本小人书——可那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交易,在那个“一文钱压倒英雄汉”的年代,你可千万别小看那几分钱,对当时的大人而言,足足算得上一笔额外的开支,也许因为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回家后妈妈就得为晚上的盐巴犯愁。而我,因为拥有一本新的小人书,就可以在同伴面前炫耀和骄傲好些日子。

只是爸爸妈妈能上集的日子也极少,有限的小人书远远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后来偶尔从一个小伙伴偷他妈妈鸡蛋换姜糖的事上受到启示,伺机在鸡窝里偷出鸡蛋来,攒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找机会到镇上换回喜欢的小人书——只是那个年代,农户人家养的鸡也很少,多则三五只,家里的油盐都等着鸡屁股下蛋去换呢。可以想见,持家的妈妈见不到鸡蛋时的纳闷和失望。

但在当时,对小人书已经走火入魔的我,哪能管这些呢!

日子慢慢向前过着,日积月累的,我的小人书也慢慢多了起来,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我对小人书仍有

一份迷恋,父母亲见我上瘾,担心影响学习,趁我上学时,母亲让父亲挑了两蛇皮袋小人书,送到舅舅家去,结果“祸害”了我的表兄弟,舅舅一气之下,将小人书悉数扔进河里,舅舅的“恶行”,让某遗恨许多年。

小人书是看不成了,但少年时对小人书的追逐,在我灵魂深处埋下了读书的种子,也开启了我写作的闸门。

到深圳之后,阅读的世界一下大了起来,深圳有图书馆,有读者之家,还有顶好的书城。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中心书城,金山大厦的书城是深圳读书人最好的去处,我几乎每月都会抽时间过去。加之那时工作挣了钱,买书不再拮据,万事俱备,只需要一份阅读的心境。于是乎买了好多书,买平素不易得到的书,也读了好些书,古今中外的都有,像《传习录》《子不语》《西湖梦寻》《中国哲学史》《百年孤独》《尤利西斯》之类。

从阅读到写作,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上初中时开始有意识地练笔,高中时参加全国中小学生日记竞赛,出人意料地获了奖,日记编入集子里,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印的文字,犹如手中的小瓷片漂浮在湖面荡出的涟漪,隐约中,漾出一个关于作家的梦。

2003年,我辞去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没想到的是,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的人生,在毫无征兆之下,陷入至暗时刻。但是写作的光亮照亮了我,那段时间,我每天能做的事,除了找工作,就是读书写作。在我生活极度困顿之时,《深圳商报》陈广琳老师的约稿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的小说频繁刊发在《深圳商报·深圳新语》栏目,几乎每周都有。陈广琳老师陆续刊发了我数十篇小文,那时候,《深圳商报》的稿费单就像及时雨,汇聚成一股暖流,滋润了我苦涩的心扉,也浇灌了我更加坚定的作家梦。

如果说最初的写作是因阅读而起,困顿之时的写作有了些许功利的诉求,功利之后的写作则有了担当和道义,那就是“绝望中的温暖,毁灭中的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位作家的应尽之义。

文字见证生命

为载体,对于一个写作者,文字是人生的痕迹。

问:您近期的阅读方向是什么呢?

答:对于一个不断进步中的作者,从前辈的作品中学习仍然显得非常重要。多年来,我大脑中已经储备了好些长篇小说的题材,但对于如何结构始终拿不定主意,我决定静下心来阅读,近来阅读最多的是余华的《活着》和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鲁尔福小说的结构非常独特,让我受益匪浅。

龙华新闻记者 李秋妮



且驱砂砾入蚌壳 ——在生活的褶皱里书写文学的毛边

刘慧勤

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是我现在喜欢的状态。犹如人生的一对翅膀,它们共同助我以一定的高度,盘旋于现实生活之上。

一日批改作文,一个学生的句子让我心头一喜:“爸爸的工牌带子褪色成淡黄色,边缘有些脏旧了,像根泡软了的蘸薯条。”这种对生活琐碎的关注,带着深圳味道的细节,比一百句“父爱如山”都有力量。非常庆幸他们跳出了“妈妈雨天送伞,爸爸晚上背我去医院,偶然看见一棵风中野草就自强不息,巧遇蜘蛛织网就懂得战胜挫折”的窠臼,他们没有使用写作的“一键美颜”法,没有使用流水线的模板,而是从生活褶皱里淘金,让文字有了生活的质地。

《诗经》是我经常使用的写作教材,我也用它教学生观察生活,带学生和我一起进入生活的内部,敢于直面生命经验的真实,敏锐捕捉生活现场。从“关关雎鸠”的春日 and 鸣到“坎坎伐檀”的劳作号子;从“野有蔓草”的零露悸动到“彼黍离离”的故国哀思,从“蒹葭苍苍”的孤独憔悴到“桃之夭夭”的明艳丰腴,这些都源于先民对生活的直接感知。他们以草木鸟兽起兴,将情感与自然交织——正如《桃夭》中盛放的桃花既是新娘青春的热烈,亦是婚姻家庭的隐喻,这不加修饰的意象反而让诗意更贴近生命的本真。又比如《邶风·七月》就是一本邈地先民循序写给我们的四季农桑日记:农女“采芣苢”,采白蒿的指尖染上青绿;农人“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辛劳和喜悦随行;蟋蟀“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虫子搬家轨迹就是古人天然的日历……写作《读者》“爱上一座城之深圳”的征文时,我曾经借《诗经·邶风·七月》切入文学的路径,从大梅沙海边浪花、梧桐山野鸟鸣、四号线地铁扶梯、雨天天桥推

贩、科技大厦灯光、华润超市小票上走进21世纪深圳的《国风》,我在诗歌《深圳,为你画上……》里安放了从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穿短裙的制造女工到新时代的白衬衣科技青年,从山海连城到轻轨大湾区,从簕杜鹃和红树林到红耳鹎和黑脸琵鹭……

故事新编《观天》的写作缘起,是和朋友的孩子看了一周办公室窗外喜树上不知名的小鸟结巢。那种一根草一颗籽地衔木做巢的用心和差池其羽、颀之颀之的欢畅格外动人。这种新鲜的点滴感受,联动起自己冰箱里前日的存货状态:蔫软的西芹、凝结水汽的啤酒罐、过期三天的酸奶瓶,联动起旅行途中所见到一口内里绿波荡漾外表枯涩干瘪的老井,促使我改写寓言《坐井观天》,并让那只坐井观天的蛙成为一个静观大千世界、内心丰饶博大的哲学蛙君,展现我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察所得。《你好,兰花草》的非虚构文字,是带着学生完成“为家人写小传”的单元写作任务的下水文。我们一起绘制传主家人的人生轨迹生命坐标,聚焦其核心性格特点,标注其独特个性符号,从无限的日常中采集多样化细节,再塑一个既真实又文学的家人。

我们都知道光滑是塑料的品质,人的脸上必须有皱纹。但是现代相机的美颜和滤镜功能总是以抹去皱纹为己任,制造出光滑的伪完美。然而因为失去皱纹,这张脸反而没有了光芒。譬如纸张和织物的毛边,毛茸茸恰是最真实的肌理。生活亦是如此,从来不是光滑无痕的。我喜欢关注和观察日常的琐碎,体悟琐碎的无序和有序,由此萌发写作的意念。我想我的写作过程,大概就是置身生活的褶皱,编织文学的毛边,让裂痕成为灵感的入口,让钝感化作诗意的流淌。

■对话

观察生活 锤炼文字

问:好的学生习作有哪些标准呢?

答:好的学生习作有没有标准呢?在不同的老师那里,答案不一。习(習),《说文解字》曰:从羽,数飞也。习乃是会意字,鸟类羽翼渐生,晴日下学飞,频频扇动翅膀。好的学生习作,要有“习”气:我想首先应该是“真”,要自己振动翅膀,言为心声,抒发真情,留心生活,有感而发,自然流露,然后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不落他者窠臼;其次,文质兼美,自然而优美的语言文字少有一天生,也难一蹴而就,需不断振翅,不断锤炼,才有不落雕琢痕迹的天然;最后,立意要新深,振翅而飞,飞而高,锻炼写作的思维,飞而远,余音绕梁。

问:您喜欢阅读哪方面的书籍?

答:开卷有益,手边有书都会翻看。

偏爱文学类、文史类书籍。

问:可以推荐一些适合中学生的阅读书目吗?

答:除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必读名著如《西游记》《水浒传》《骆驼祥子》《红岩》《名人传》等,其他古今中外作品多多涉猎,可以博杂一些,多读人物传记。文学类如《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追风筝的人》《世说新语》《许三观卖血记》《呼兰河传》《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科幻类、科普类、奇幻类如《三体》系列、《苏菲的世界》《哈利·波特》系列、《银河帝国》系列等,文史类如《少年读史记》《史记》《全球通史》等,流行文学类如《长安的荔枝》《唐诗生死局》《皮囊》《人间值得》等。

龙华新闻记者 李秋妮

■对话

问:可以说说诗歌与散文的创作,分别给你带来哪些感受吗?

答:我一直崇尚白居易的文学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从本质上讲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形式,相对于散文的写实,诗歌要更为开放和自由。当然,唐诗的写实性也非常强,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就写得很实,也很好。

问:文学对于您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答:文学指引未来。文学属于上层建筑,解构精神。文学延伸生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以文字